

永恒的恋情

琥珀放下手中那五十年代的陈旧皮篋，拿出一封信，对准了地址，在那扇黑铁闸旁按了电铃。

一会，一个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走出来，通过铁闸的间花，看见琥珀身上那件落后了二十年的旧布裙和快要破烂的平底鞋，立刻就皱起眉头，不屑的问，“找谁？”

“冷柏年！”

“不在家。”

“那婶婶呢？”

“我们这儿的婶婶多着，你找福婶呢？贵婶呢还是三婶，请去后门。”

“怎么？叔叔娶了好几个婶婶？”

“谁是你叔叔？”

“冷柏年！”

“啊！原来是侄小姐！”他立刻换了面孔，连面色也放宽了：“少爷吩咐过的。说侄小姐这几天就要来，为甚么不通知少爷接机？”

“我是坐火车来的。”

“应该到火车站接你啊！”女佣开了门，拿起琥珀的皮篋，“侄小姐，请进来！”

花园虽然不算很大，但是建筑得很有规模，花的种类很多，其中不少花琥珀根本从未见过。

走进屋子，琥珀的眼睛睁得更大，简直像她梦里的皇宫，那头上吊着的，闪闪发光的，不会是钻石吧？钻石还造成一朵朵莲花呢，多好看，多有气派。琥珀看呆了。

“侄小姐，”女佣说：“少爷要到六点钟才回家，现在我去请少奶，请坐吧！”

琥珀坐下来，到处端详，她好喜欢这儿的一切，它和家里的平房比，嘿！

不一会，一个穿洋装，三十岁不到的漂亮女人由楼上走下来！哗！她的裙子飘飘的，多好看，又尖又红的指甲，手指还套着钻戒呢！那双鞋子怎么这样特别，高高的，还露着脚趾，不过，她穿起来挺好看。

“婶婶！”

“你决定今天来，为甚么事前不给我们写一封信？香港这地方很复杂。”这位婶婶样子不错，就是面孔冷得惊人。

“婶婶……”

“算了，你一定还没有吃过东西。亚四，叫贵婢给琥珀煮碗面。喂！你叫三婢把琥珀的东西，送进房间去。”婢婢回转头来：“吃完面，你可以回房间休息，或者叫亚三带你着电视。这儿算是你的家，你不是客人，我不陪你了，你自己到处看看吧！”

“是的，婶婶！”

她婀娜娉婷的回到楼上，琥珀一直看着他的背影。她非

常欣赏婶婶，也羡慕她，多美多福气的女人，可以穿金带银，住花园洋房，还有那么多佣人。

假如能像她……会的，她比婶婶小，她才十六岁，前途无量。她将来应该嫁一个比叔叔更富有的丈夫。琥珀喜欢享受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。

吃了一碗美味的面，亚三带她回客厅看电视，还是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机，她看见萤光幕上那些红男绿女，不禁忘形地张开了嘴巴。

正看得入神，突然听见孩子的欢呼声。琥珀掉头一看，两个穿校服的孩子，她看过相片，她知道他们是十岁的堂弟，和八岁的堂妹。

“喂！”男孩子走过来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堂姊，叫冷琥珀。”

“是不是老虎的虎，拍苍蝇的拍？”

“不是，是……”

“哥哥，别管她，看卡通片。”

“看卡通片！”他把书包一扔，拉了一张高背椅坐在琥珀的面前。

“我呢？哥哥！”小的在跺脚。

于是大弟又把另一张高背椅拉过来，像一对门神似的，刚好挡住了琥珀。

“你们能不能移开一点，”琥珀左摇右转：“我根本看不到，”

“你比我们大，又比我们高。是你挡我们呢！”大弟牙尖嘴利：“矮挡高，笑话。”

琥珀没有办法，只好也搬一张高背椅。

“唔！”大弟突然掩鼻叫：“好臭，好臭，宝莲，一定是你放屁！”

“我没放屁！”小宝莲朝琥珀一指：“是她臭！”

大弟上下打量琥珀。

“看她的衣服多古怪，鞋还有泥呢！是她臭。”大弟怪叫。

“我的衣服虽然旧，但是洗得很干净，我本人天天洗澡，怎会臭呢！”

“你臭！”

“你臭！”两个人，两只小手指指住她：“你快滚开，不然我们打你！”

“吵甚么？”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，由里面走出来，她看见琥珀，便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琥珀，冷柏年是我的叔叔！”

“啊！就是那个乡下妹！果然是个小美人，就是眼睛邪一点，不会是个善男信女。你欺负两个孩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外婆！”大弟拉着她的手：“她老是挤我们，欺负我们！”

那老太婆瞪着琥珀：“有甚么好挤的！”

“我……”琥珀垂下头，好怕那老太婆：“我只不过想看电视。”

“那么大个人，还跟小孩争着看电视，真的没出息，喂！你坐到那边去！”

“那儿根本看不到电视机。”

“你还敢驳嘴。看不到就不要看，不看电视，人又不会死。”老太大声叫：“亚四，带她回房间去。”

琥珀满腹委屈的跟着亚四上楼。亚四说：“刚才那位老太太，是我们少爷的妈妈，在这儿挺有权威，连少爷也怕她。千万别误会她是来白吃的，老太太家里很多钱，她家房子又大又新，她是来探望孙儿的。她手段好阔绰，常常给我们佣人赏钱，一出手，就是一百元。”

琥珀人穷，自尊心却很强：“我是来白吃的，可惜，我自己连一百元都没有。亚四姐，我没有赏钱给你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
“哎唷，你怎能说这样的话，要是给少爷听到了，还以为是我向你要赏钱。你的房间在那边！请吧！”她悻悻然的走了。

琥珀推开房门，很不错的房间，起码比家里的房间华丽，她最喜欢那粉红色的窗纱，她在乡下的家，是没有窗幔的。

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就是心里不舒服。来了这儿见过五、六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对她好的。

她想起了家，想起了那些和谒可亲，互相照顾的邻居，还有刚去世的妈，她鼻子酸了！

外面有人敲门，她连忙跑去开门：叔叔，叔叔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琥珀，你长得比相片还要好看！”冷柏年抚着她的脸：“就是瘦了一点，刚在休息？”

“不，只是闲着没事做。”

“为甚么不到楼下看电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摇了摇头：“不想看！”

“不习惯，是不是，慢慢的，你会习惯。”柏年拉她过

来。“我派人替大嫂办身后事，妥当吗？满意吗？”

“很好！”她的泪禁不住流了下来。

“不要难过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你喜欢甚么，需要甚么，只要告诉我，或者婶婶就可以，我们一定会买给你，为你办好。叔叔温柔地安慰她：“吃过东西没有？”

“吃了三碗面，还饱着！”琥珀擦了擦眼睛，在家乡，她们上街的时候才用手帕。

“明天我叫婶婶陪你去买新衣服，新皮鞋，你要甚么就买甚么，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！”琥珀想起婶婶那套洋服，那项练，那双高跟鞋，眼睛就闪光。

“今晚我带你去吃西餐，庆祝我们团圆。”

“西餐？”

“唔！你从未吃过，但是我担保你一定喜欢，你现在先休息一会，八点钟我们上馆子。”

冷柏年回到房间，看见太太陈倩云，一面吃瓜子一面靠在床上看“红楼梦”。

“红楼梦看第几次了？琥珀刚来，为甚么不去陪她？”

倩云连忙起来，替丈夫脱下外衣：“现在的孩子，有电视机陪就够了。”

“她根本就没有看电视，一个人闷在房里。”

“也许她疲倦，也许不习惯看彩色电视，第一次看，眼睛会花的。”

“明天你陪她去买新衣新鞋，她要甚么就给她买甚么。”

“要是她要买钻石呢？”

“她不会的，我大嫂很会教孩子，琥珀很懂事，很有规

矩。”柏年坐在安乐椅上，吐了一口气：“小孩子不适合戴钻戒，我会送一条金练给她，啊！最重要的还是一只手表。”

“你真宠她，”倩云抿一抿嘴：“好像是你的小老婆。”

“我不宠小老婆的！”柏年把妻子拖进怀里：“我只宠老婆！”

“唔！”她乘机在丈夫怀里撒娇：“你既然那么宠爱我，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听，明天我不能陪她去买东西。”

“为甚么？”

“我约好黄太太她们嘛！一个星期前已经约好了，怎能推？”

“改后天吧！后天可不能赖。现在去给我准备水洗澡，今晚到外面吃晚饭。”

七点半，突然来了个电话。

“林秘书，甚么？他们答应给我代理……今晚签合同。

你订了贵厅？林秘书，你做事周到又快捷！……好，我来！”

柏年非常高兴，吩咐太太替他拿一套西装。

穿好衣服的时候，他突然叫了起来：“糟糕！我答应带？她琥珀去吃西餐。”

“做生意要紧，西餐一天可以吃两顿。”

“我要跟她解释一下，道个歉。”

他的脚刚踏出房门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喂！……都到了？好，我马上来。”柏年找着太太：“我没时间，你代我解释，你陪她去吃西餐，我明天补请……”

琥珀在房间洗了澡，用肥皂把脸磨亮亮的，那长而直的

秀发梳了又梳，皮鞋用厕纸擦得发光。

有人敲门，她连忙拿起放在床上的手帕：“叔叔！”

站在门外的是亚四：“侄小姐，吃饭了！”

琥珀以为柏年他们在楼下等她，但亚四却带她进饭厅。

饭桌上坐着婶婶，老太婆和两个小鬼。

“你叔叔有急事出去了，本来要我陪你吃西餐，但是你外婆一向不喜欢吃西餐，你两个弟妹又不肯去，那，只好在家里吃了！”

“外婆？”琥珀心里叫：“早就死了！”

“你呆站着干甚么？坐了来吃饭啊！”

“她大概在生气，没陪小公主去吃西餐。吃西餐？嘿！你以为那么容易，要懂吃西餐的礼貌，懂程序，懂得如何用选刀。比如吃鱼，喂！你吃过西餐没有？”

琥珀咬住下唇。

“啊！倩云，不得了，我开罪了你家小姐。”

“为甚么不回答外婆？”婶婶薄责。

“没吃过！”

“拿过刀叉没有？”

“拿过菜刀，没拿过叉。”

“啧啧，！选刀叉都没拿过，还学人家吃西餐，真不自量。”

“坐下吃饭吧！”婶婶说。

琥珀坐下来，看见桌上有鸡、有鸭、有烤肉块、有鱼还有汤。

看见鸡，想起了母亲，母亲在世时，每次杀鸡，总把两只鸡腿子给她。于是她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有多威风。

自从母亲病后，她很久，很久没有吃鸡了，正想尝尝鸡腿子的味道，就听见两个小鬼叫：“我要吃鸡腿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

“好吧！别争，每人一只，这百宝鸭看来很够火候，我要一支，唔！好滑好嫩，你也来一只。”

于是，一下子，四条腿报销了。

她们四个人边吃边笑，只有琥珀默默的吃饭，她每次挟菜，都被那鬼男孩用筷子挟住了，她只能不断吃青菜。这和在家乡有甚么分别？……

等了几天，婶婶终于带她去买东西：“你要甚么衣服，

×

×

×

甚么鞋子？”

“和婶婶的一样。”她开心了。

“我的高跟鞋四吋半高。”

“穿起来，很好看。”

“好吧！买吧！”婶婶冷笑的样子，欢乐的琥珀完全看不见。

买了好多东西，婶婶问：“够了没有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“去理发店，把头烫短。”

“不，婶婶，我这把头发，妈花了几年时间替我保留到现在，我舍不得……”

“不烫算了，既然东西买够了，回家啦？”

婶婶的态度确是冷得怕人。不过，有那么多新衣新鞋，琥珀根本没有心思去怪她。

当天晚上，叔叔又给了她五百元零用钱，她更加高兴把

那只大牛放在枕下，放好了又拿出来看，她现在是个有钱人啦！五百大元啊！

柏年看过琥珀，回房间看见倩云撒满了一床的新衣：“干甚么？开时装展览会？”

“星期日大姐生日，她在家里开餐舞会。”

“星期日早上我要去马尼拉！”

“所以大姐很不高兴。”

“我明天打电话向她道歉。”柏年突然说：“带琥珀去参加餐舞会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她？她土里土气的？”

“就因为太土，我才要她多见识。”

“她会影响我的面子。”

“你替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叫她斯文些，少说话，就没有人看得出她刚由乡下来。”

“嘻！强人所难。”

“算我求你？”

“那好吧，不过，我的皮大衣……”

“两万元以下的，一定买。”

“唷！我看中的是两万七千元。”

“你肯照顾琥珀，多几千元没关系。”

×

×

×

那二万七千元的确很有魔力，倩云也是看在皮大衣的份上，替琥珀打扮，脸上红黄蓝白黑的，把琥珀化妆成成洋娃娃。其实，除了琥珀本身（她爱美，慕虚荣，以为打扮，化妆，穿新装，人会更美）

谁都知道，琥珀绝不适宜浓装。因为，她本身皮肤好，

白嫩而细致，面型是画家笔下认为最富线条美的那一种，五官是无辜可击的，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无论那一个男人和她四目接触，都会被她勾魂摄魄，老太婆说她的眼睛邪，其实是极具魔力。

她穿上奔裙和那四寸半的高跟鞋，走两步，跌一步，倩云看了，心中暗想：土货就是土货，其实像她这种年纪，梳梳头发，洗把脸，穿一条吊带子的松身裙，一对矮鞋已经非常出色标致。

“现在，她起码比原来的年龄大六岁。”

陈老太一早就带了两个小鬼享利和宝莲去了大女儿家，陈老太命好，两个女儿都嫁了有钱丈夫，尤其大女儿，可惜，她养了四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所以陈老太比较喜欢住在冷家。

倩云由于要替琥珀化妆，自己也在理发店耽了两个钟头，因此，她们六点半才到王家。

“倩云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，”大姐绮云一看见她就埋怨说：“妈已经打十六圈麻将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！大姐，我今天迟来，是有原因的，要做业余化妆师。”

陈绮云打量着琥珀：“这位小姐是……”

“冷琥珀。我丈夫的宝贝侄女儿。”

“欢迎你，琥珀！”绮云倒很热情：“怎么以前一直没有见过你？”

倩云在大姐身边说了一些话，两姊妹大笑起来，绮云立刻放开琥珀的手，也没有再和她说话，不久，甚么姨妈姐姐都拥了过来，倩云跟她们又说又笑又拍手掌。琥珀看呆了眼

她一直以为倩云不会笑，个性沉默，待人冷淡，谁知她竟然笑得像个小姑娘。

琥珀站得脚都酸了，她忍不住轻轻拉了拉倩云的手。“大庭广众不求拉手拉脚，人家会说你是小家种。”倩云立刻收住笑容。

“婷婷，我已经站了很久，能不能坐一会儿？”琥珀轻声问。

“可以，为甚么不可以，你要坐要吃喝都可以。你不是一直想吃西餐吗？今晚吃得是自助餐，你应该高兴啦！”

“自助餐是甚么东西？”

“自助……唉，麻烦，总之，你看见能吃的就吃，看，餐桌在那边，桌上不是有点心吗？”一挥手，她又忙着去交际应酬。

琥珀走到那餐桌前，果然看见很多食物，这些食物，她以前从来未见过，但很特别，很好看有趣，有圆的，方的，三角形的，星形的，全部都是小小的。

她不知道这些食物叫甚么，她又敢问，便左手拿一块，右手拿大团，吃着，吃着……

突然，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递了一只碟子到琥珀的前面。

“用不着要碟子了，吃太多不好，等会儿还有自助餐吃。”

那男人看了她一眼，走开了。

琥珀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突然听见倩云的叫声：“子宁，你真好，”两年不见整个人将换了样好英俊啊！”

琥珀舐着指尖回身一看，一个穿白色真丝衬衣，白长裤的男孩子，又高又黑又壮，头发天然曲，配着四个饱满的额，那双充满光彩的眼睛同时也充满智慧，聪明，醒目，迷

人、俊朗，一个很引人的男孩子。

子宁笑了一下，两片红润的嘴唇内，是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他笑的时候，有一股力量，令女孩子芳心荡漾，情不自禁！

这叫甚么？琥珀不懂，因为她在家乡从未见过这样令人着迷的男孩子。

她遗忘了桌上的点心，在看他。

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过来，在所有的夫人当中，她气派最大，似乎也特别和蔼。

她是倩云的表嫂王夫人，妇女界的名人，同时也是王绅士的夫人。

“表嫂，子宁好英俊，”倩云的表情是奉承的：“两年不见，长得又高又壮。”

“二十岁的孩子，六呎二吋高，那儿像个中国人。”王夫人慈爱地抚一下儿子的头发，还得伸高了手：“连头发都曲的。”

“子宁那么好看，一定有不少女朋友。”

“谁知道他，单是表妹，表姊就有一大堆，简直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！”

“妈咪，”他抗议，那张充满稚气的脸红了：“我不喜欢做贾宝玉。”

“你像贾宝玉就好了，人家斯斯文文，谁像你，一天到晚都打球。”

“子宁，你喜欢打甚么球？”

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倩云表姑妈。”

“表姑妈，我喜欢足球、榄球、木球、高尔夫球、回力球、水球……”

“唷！原来是个球王呢！”

“整天跳呀跳，跳得又高又野。”

“这才是现代青年、贾宝玉的年代，早就过去了！”

“二表哥，”子宁突然挥着手：“妈咪，我到那边玩。”

王夫人看着儿子的背影，目光充满了爱：“那么大，还是蹦蹦跳跳不住。”

“二十岁，还很小。表嫂，你只有子宁一个儿子，有没有想过要为他找一个媳妇？”

“他还有两年才大学毕业，结婚还早了些，至于找媳妇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，结婚的是他，不是我，应该由他自己选择。”

“只要他娶一个鬼妹呢？”

“只要他喜欢，我不反对。”

“你真民主，真开通。”

“时代不同了，你表哥说，如果想永远保有儿子，把他当朋友，千万别诸多管束，诸般限制。否则，儿子会背判你，你便失去他！”

“表哥说得对……”

琥珀听得很入神，凭直觉，她喜欢子宁，喜欢王夫人，她料不到倩云家也有这样的好人。

琥珀离开餐桌，坐在一角，她很孤单，很无聊，于是，她又用眼睛去搜索王子宁。

王子宁的确像大观园内的贾宝玉，被好几个女孩子包围着，那些女孩子，和琥珀是不相同的。她们的脸上只有很少的化妆品，发型也很简单自然，不会像琥珀那样东一串，西一串，服装方面，她们要不是穿高腰露肩的长裙，就是百摺裙，轻轻松松，活活泼泼的。

琥珀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，她开始发觉自己不对劲，所有女孩子穿的衣服，都像个娃娃，简单又大方，只有那些太太们才穿开叉的直身裙套装，而琥珀身上所穿的正是太太装。

她发觉自己很笨，那厚厚的脂粉盖在脸上很不好受，她真的想把它们抹去，可是，怎样抹？抹不好，岂不变成大花脸，算了，反正今天来是为了吃东西和见识一下，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有漂亮的新装可以欣赏，她应该感到满足。

不过，想想还是不服气，若论面貌，她应该是群芳之冠，想不到化了妆还差了几分。

漂亮又怎样？想和那般千金小姐争王子宁？

为甚么老想王子宁？为甚么老是偷看他？大概他特别，别说在家乡，连在梦中，也没有见过这样迷人的男孩子，如果能够嫁给他，不单只可以获得一个如意郎君，担保一生享用不尽，可是她配吗？一个甚么都不懂的乡下女。

算了，忘了吧！忽然，她嗅到一股香味，她缩着鼻子，原来好几个穿白制服的男人，正在推着一辆餐车经过。

不一会，餐桌已堆满了食物。

人客纷纷过去，琥珀当然也不吃亏，看见人家每人拿一只碟子，她虽然感到奇怪，但也照样模仿拿了一只大碟，然后拚命把鸡呀、虾呀、龙虾呀、牛柳、猪扒，全往碟子里

放，不一会，碟子已经放下了，她正在高兴，突然有人拍她一下，几乎把满满的一碟食物倾倒。

她回过头去，看见婶婶。

婶婶瞪她一眼：“你十年没有吃过东西？拿那么多，不怕难为情。”

“桌上那么多食物，不是给人吃的吗？”

“你还嚷甚么，你看，那些小姐们，每人的碟子里都只有几块肉，一些沙律。谁像你，堆得简直像座山！”

琥珀斜眼看了看别人，于是，她依依不舍的把一块炸鱼放回原处。

“你干甚么，拿了就不准放回去。”

“我又没有吃过，而且，这碟食物……”

“找一处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赶快把它吃了，真麻烦。”

“我还没有拿筷子。”

“吃西餐用筷子？拿一只叉。”

“我不用叉，我……”

“看，表嫂来了，走，快走！”倩云推着琥珀，把她直推出花园。

琥珀找了一张石凳子坐下，没有筷子，没有匙羹，怎么办？只有用自己的五只手指。

吃光了一整碟，心满意足。可是十只手指都黏满了肉汁，没有手帕，噢！她记起来了，手帕在她的手袋内，她拿不惯手袋。一定又遗留在婶婶的汽车里。

终于，她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摘了几片树叶，把手指抹干净。

她伸了一个懒腰，吃饱了，脸上微风拂过，她真想睡。
迷朦地，有人叫她：“嗨！”

她立刻睁大眼睛，嗨，嗨是甚么？她仰起脸，竟然看见王子宁。

一瞌眼，就做起梦来。

“你是谁？我今晚第一次看见你！”

“冷琥珀！”

“你是表姊？嫂子？还是……”

“冷柏年是我的叔叔！”

“冷柏年是谁？”他摇了摇头。

“你倩云表姑妈的丈夫。”

“噢！”他弹一下指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也是我的
COUSON。”

“甚么？”

“你是我的表姊。”

“表姊？你……”

“既然是表姊，我就应该请你跳个舞。”

“我不会跳舞！”

“骗人，现在老太婆都会跳哈骚，很容易的，跟我来，
担保你一跳就会！”

“不，我穿了这劳什子高跟鞋走路都会跌倒，还说跳舞
呢！”

王子宁已把她拖进屋子里！

可怜的琥珀，一仆一跌的跟着王子宁，王子宁边走边
笑，笑得那样天真无邪，令人无法狠心去责怪他。

他还是个很贪玩的孩子稚气未脱。